

1

和田正要外出的時候，電話鈴響了。

他稍稍猶豫了一下之後，又回到起居室裏。拿起了電話。

「喂喂，是和田先生嗎？」這是一個年輕女性的聲音。

和田對對方稱自己為「先生」報以苦笑，然後點了點頭，「是的。」

自從和田辭去了警察職業後，他一直忙於寫書、講演。從那時起被人稱之為「先生」的機會多了起來。為此常常感到不好意思。

這是因為和田還保持著當搜查一科警部補時養成的習慣。

「我要你救救我。」

這個女人又說了一句。和田聽起來她的聲音有些顫抖。

和田看了一下錶，一點鐘他要去見一位朋友，看來對方的電話兩三分鐘講不完。

「到底是什麼事？」

「有人恐嚇我。」她說道。

這次顫抖聲更明顯了。

「那你與其打給我，還不如報警呢。我已經不是警察了。」

「可我想警方不會受理的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雖然有人恐嚇我，可沒有證據警方不受理吧？」

「啊，那倒是。不過是什麼樣的恐嚇？」

「打來威脅我的電話，還有我走夜道時突然有車要撞我。」

「你對誰講過這些？」

「對親戚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他們全說我是神經病。可我真的沒有瞎說！」

「嗯。」

和田又看了一下手錶，要見朋友，必須盡快打完這個電話。但總不能就這麼掛斷了電話吧。

這樣的電話不是第一次了。他當警察時就碰上過好幾次，但大多是有精神病的人—被迫害妄想。這樣的人認為身邊的人都討厭自己，或要搶奪自己的財產，而且女性居多。

也許今天這個電話也是這樣的人。不過也許是真的受到了威脅呢。

「那你想讓我幹什麼？」

「我想見面談一談行不行？」

「電話裏不能說？」

「是的，也許有人會偷聽的。」

「偷聽？有過這事兒？」

「以前我就對親戚講過，可第二天就打來電話威脅我说不許對任何人講。所以……」

「恐嚇你的是個男人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是要錢嗎？」

「反正見了面再說吧。我太害怕了，可又沒有辦法。拜托了！見了面我全說出來。」

這個女人的聲音仍然十分緊張、顫抖。已經趕不上和朋友見面的時間了。和田想，明天再道歉吧。

「在哪兒見面？」

「你同意了？」

「是的。不過也許我什麼也幫不了你。因為我是從第一線退下來的人。」

「反正求求你就聽一聽吧。因為我想得到勇氣。先生有車嗎？」

「有的。」

「那好。我在中央高速公路的相模出口等你。」

「時間呢？」

「四點怎麼樣？」

「嗯，時間正好，啊，我還沒有問你的名字呢！」

「我叫片桐雪枝。」

和田一時弄不清這幾個字怎麼寫。

「你有什麼標記？」

「我戴了頂白帽子，穿一件白色的西服。」

她在電話中說道。

2

和田開車向相模出口方向駛去。

雖然他退出了警界，但一有情況他還是擺脫不了當警察時的心態。雖然只是一個電話，但一想到也許真是一樁恐嚇案，他便頓時來了精神。

四點整，他來到了中央高速公路的相模出口。

他從當警察時起便養成了遵守時間一絲不苟的作風。

初夏的季節，綠色十分悅目。這一帶都是成片成片的綠色。

在靠近湖邊的地方有一位頭戴白帽子、身穿白西服的年輕女性正背沖著和田站在那裏。準確地講，到底是象牙白色還是銀灰色的細微差別，和田還是分不清

楚。

反正在這一片綠色中，這白色顯得那麼鮮艷、奪目。

和田停下車，從車上下來，朝那個女人走過去。

那個女人似乎也聽到了腳步聲，便猛然回過頭來，並看了一下和田。她的臉色十分蒼白。

「你是打電話的人？」和田問道。

這個女人「嗯」了一聲後，輕輕地點了點頭。

這是一位二十二三歲、皮膚白皙嫩滑的女性。她的面部輪廓清晰，頭戴一頂讓人回憶起美國西部牛仔那樣古老樣式的帽子，倒是挺適合她的表情。

「我的朋友是一位特別優秀的警官。我可以為你介紹一下嗎？」

這位女性聽了這話答應了一聲，並點了點頭，然後沖著周圍掃了一眼。

於是和田問了一句：「有人監視我們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她輕輕地搖了搖頭。

正在這時，突然一聲槍響，嚇了和田一跳。

眼前站著的這個女人一下子倒了下去。連喊都沒來得及喊一聲，她瞪大著眼睛，倒在了和田腳邊。

和田在刺眼的夕陽照射下，仿佛白日做夢一樣，也猛地伏在了這個女人的身上。

但再沒有響第二槍。鮮血從這個女人的身上流了出來。好像擊中了她的腰腹部。白色的西服不一會兒就被染紅了。

和田馬上站起來，朝附近的電話亭跑去，呼叫救護車。

這個女人在救護車中死亡。

神奈川縣警方立刻進行調查。負責此案的是河村警部補，他認識和田。

「你離開了警界，可又捲入一件凶殺案，看來你還是和案件有緣啊！」年輕的河村和和田開著玩笑，「說說你和死者的關係吧。」

於是和田把電話的事講了一遍。

「開始我也以為是一個有神經病的女人呢。我過去常碰上這樣的人。可我又想萬一是真的呢，便同意見一次。就這樣，突然響了一槍。恐怕凶手早就想殺死她。」

「看來電話的事是真的了。」

「我也這樣認為。」

「當時她說電話可能會被人偷聽，所以電話裏她什麼都沒講。她只在電話裏說是真的，可這和沒說一個樣。」

和田慎重地說道。他說到半截就苦笑一下，也是當年留下的習慣。

殺死這個女人的槍被認為是點二二口徑的步槍。子彈穿透了她的身體。

和田站在這裏接受審問還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。過去他常常是坐在桌子後面訊問別人的。這時他痛感到自己的人生發生了變化。自從他退出警界後，只是寫寫關於搜查方面的書，講講當警察的經歷，骨子裏還是認為自己是一名警官。

但今天一卷進這件凶殺案裏，才仿佛如夢初醒，覺得自己不過是一名無能為力的普通市民而已。

「她說她叫片桐雪枝不會錯的吧？」河村又叮問了一句。

和田是河村的前輩，所以他儘量使用恭敬的語言，但仍然是審問與被審問的關係。

「她在電話裏是這樣說的，我想不會錯的吧。」

「她身上什麼證明都沒有，但找到了被認為她來時坐過的一輛車。車上的車檢證證明，她叫筱原千惠子。」

「咦？」

和田瞪大了眼睛。他又想起這個女人打來電話時的情形。當自己問她名字時，她頓了一下之後才說出了名字。當時她的一停，和田認為她是非常謹慎而有所猶豫，但現在看來她是在想一個假的名字。

「原來這樣。」和田點了點頭。

「下一步就該調查這個筱原千惠子的事情了吧？」

「車檢證上標明她住在東京的中野。」

「讓我也一塊兒和你幹吧。因為這畢竟是我引起來的嘛。」和田央求道。河村稍稍想了一下後同意了，「好吧，可別亂來。」

和田又苦笑了一下。

3

國電的中野車站前，有一家十五層的新建公寓，十分雄偉。八層是筱原千惠子的房間。

河村一行入讓管理員取來鑰匙到了筱原千惠子的房間裏。

和田沖著這位中年管理員問道：「這個筱原千惠子人怎麼樣？」

管理員認為和田也是警察，他十分緊張，面色蒼白地作了回答。而且證明這個女人的真名還真叫筱原千惠子。

「那你知道不知道‘片桐雪枝’這個名字？」和田又問了一句。

如果要起假名，不會找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關係吧。

果然讓和田猜中了。

「七樓住了一位叫片桐雪枝的人。」管理員答道。

「她們兩個人關係好嗎？」

「啊，都在同一個店子裏工作。」

「同一個店子？」

「對，是在銀座的‘騎士’俱樂部。我也被她們請去過。那可是家高級俱樂部，咱這樣身份的人只配看看。」

管理員聳了聳肩。和田看了一眼手錶，這會兒是夜裏九點，片桐雪枝大概在店裏。

和田把手伸進上衣口袋裏，裏面還剩點講演的報酬；可除此就沒有別的了。想當年筆記本可是搜查的得力工具，這會兒可太不方便了。

和田要管理員對河村說一下，自己先離開了公寓。

自己的車還停在高速公路出入口處，這會兒只好坐出租車去銀座了。

「騎士」店離新橋非常近。

和田進到店子裏，要了一杯白蘭地酒後把片桐雪枝叫了過來。

和筱原千惠子一比，她是個小個子的女人，而且看上去要年長五六歲。

「聽說你和筱原千惠子很好？」。

片桐雪枝喝了一口酒後點了點頭，「嗯。她怎麼啦？」

「你爲什麼這樣想？」

「今天她請假了，而且這陣子她老說特別害怕。」

「真的害怕嗎？」

「可不是。她說她常常接到可疑的電話。」

「是恐嚇的電話？」

「好像是。是個男人的聲音，說‘我要殺了你’什麼的。」

「對那個男人有什麼線索沒有？」

「是個中年男性的聲音。不過不知道是什麼人。只是聽了讓人害怕。」

「電話以外還有什麼？」

「啊，還有，她一個人走夜路時常常有從後邊開來的汽車要撞她。」

「她有事就和你說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那你對她說什麼？」

「我說你去報警呀！可她說警察靠不住，說如果沒有證據他們什麼也不會管的。所以她對這一點非常苦惱。」

「還有什麼？」

「別的我就不記得了。」

片桐雪枝說到這時，河村從外面進來了。

「你先來可不太好。」

河村坐下後對和田說道。他雖然是笑著說，但臉上明顯地不高興。

「我已經讓管理員告訴你了嘛。」

和田說完便把片桐雪枝介紹了一下。

河村也問了同樣的問題，片桐雪枝做了同樣的回答。

然後她站了起來，離開了這裏。

「查出威脅她的男人的線索了嗎？」和田問道。

河村搖了搖頭，「什麼都沒有找到，也沒有偷聽她電話陽痕跡。」

「信呢？」

「什麼都沒有。只是從她的男朋友那裏寫來了幾封肉麻的情書，所以以後看來只能靠你的證詞了。」

「可我知道的全都說了呀！」

和田爭辯道。他反覆回憶了好幾遍那個電話的事情，不記得遺漏了什麼重大事情。被殺的筱原千惠子在電話裏也沒有講有什麼重要的事情。

河村取出一本書，放在和田面前。這是和田寫的書。

書名是《追查殺人事件的男人們》，是一本把警察們的辛苦寫成文學作品的書。

「在她的房間裏找到了這本書，在封底的著者資料處劃了紅筆道，看來是按照這個線索給你打電話的。」河村說道。

果然在注明和田的地址和電話號碼處都用紅筆劃了出來。

「能知道些什麼嗎？」和田問道。

河村點著了一根煙後答道：「什麼線索也找不出來，只找到了她的存摺。」

「經常取錢嗎？」

「不。這兩年裏一分都沒有取過。」

「這麼說，威脅者的目標是錢了？」

「是的。我想從這個線索查一下恐嚇她的理由。」

「嗯。查明白了也告訴我一下吧。因為我也捲進來了嘛。」

「嗯。那當然，一定會告訴你的，而且你要多加小心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也許凶手下一個目標就是你了。」

「爲什麼？凶手殺死筱原千惠子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嘛。」

「是的，但凶手會認爲她對你說了些什麼，爲了滅口，也許會對你下手，反正你還是多加小心爲好。」

「明白了，我會當心的。」和田苦笑了一下站了起來。河村又問了一句：「你幹嘛要離開警界呢？」

當時他要求離職的理由在警視廳內部大體上人們都知道了，但縣警方尚不清楚。

「因私吧。」和田只說了這麼一句。

4

第二天傍晚，河村來看和田。

河村一臉愁容。

「犯愁啊！」他看著和田說道，「一點沒有凶手的線索。所以我想再來聽一下你和死者的電話內容。」

「該說的我全都說了呀！」

「細小的地方也可以嘛。也許就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呢！」

「筱原千惠子事情全調查完了？」

「能調查的全都查了。」

「什麼也沒弄明白？」

「是啊。」河村歎了一口氣，「不管怎麼查也找不到凶手的線索。」

「她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女人？」

「年齡二十一歲，東京的下町出生，過去沒有任何前科，就是發生過一起交通事故。」

「沒有找到具體恐嚇她的線索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與男人的關係呢？」

「有過三個男朋友，但關係都不太深。而且他們什麼也不知道。」

「還有什麼？」

「查來查去，連我都認為她說的威脅她的事會不會真是她的幻覺？」

「幻覺？」

「對呀！就是神經官能症。」

「可單純的神經官能症會導致殺人？」

「所以我這才犯愁哪！」

「她的父母呢？」

「早就去世了。她和她的叔叔一塊生活。」

「對她的叔叔家有沒有調查？」

「當然查了。可他們根本不知道她受到過恐嚇什麼的。」

「不知道？」

「對呀？」

「真的不知道？」

「你的意思……」

「我看有必要再見一下她的叔叔。」說完和田站了起來。

河村歪著頭想了想，「這是爲什麼？我看不出她的叔叔兩口子在撒謊呀！」

「要是那樣也許是我多心了。至少筱原千惠子在電話中是這樣說的，她說這樣的事和親戚講過。她到底是不是有毛病暫且不說，但她的叔叔說一點都不知道，這不就很可疑嗎？」

「對！」河村終於點了點頭。

於是兩個人坐上和田的車，去了隅田公園附近的一家糕點舖——筱原千惠子叔叔的家。

到達隅田公園的時候已經是夜裏了。

由於污染，多年來隅田川一直放散著惡臭，但夜幕下卻看不到河面上的污染程度。河兩旁的燈火映照在河面上，反而給人一種別樣風情。

糕點舖在河的不遠處。和田把車停在公園附近，和河村一塊兒走進糕點舖裏。

店舖裏放了四把椅子。他們在那裏見到了主人。筱原千惠子的叔叔剛剛四十歲出頭。

對於和田的提問他這樣回答：「我對這位警官講過了。」說著他看了看河村，

「關於她被恐嚇的事情我一次也沒有聽千惠子講過。」

「她還有別的親戚嗎？」和田問道。

「在東京，要說親戚只有我。」

「最近千惠子小姐來過你家嗎？」

「啊，上星期來過一次。住了一晚上就回去了。」

「那時她說沒說過害怕的事情？」

「沒有。她總是那樣樂觀、高興。我們勸她也該考慮考慮結婚了，辭了俱樂部的工作吧等等，她總是一笑了之。反正要結婚恐怕在俱樂部裏幹不太合適。」說著，店舖主人歎了一口氣。

爲了慎重起見，和田又問了一下他的妻子，但回答的內容一樣。

兩個人不解地離開了糕點舖。

「我看他們不像在說謊。」一邊走河村一邊說，並看了看和田。

「我也這樣認爲。」

「要不就是筱原千惠子對你撒謊了？看來沒有什麼恐嚇她的事吧？」

「也許吧，可電話裏的聲音很明顯是顫抖的，像是非常害怕。而且我在相模糊看見她時，她的臉色很蒼白，而且很注意周圍。」

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我也不明白，我看這是這次事件的一個謎。」

兩個人邊說邊來到車旁。眼前的隅田公園在夜幕下成了一處又黑又小的森林。一到夏季，納涼的情侶、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等等全都到這裏來，但這會兒不知爲什麼靜悄悄的。

和田打開車門，車燈亮了，照在了兩個人周圍。

正在這時，從黑暗的森林裏傳來一聲槍響。

隨著淒厲的聲音，車前玻璃被擊碎了。

「快趴下！」

和田大喊一聲，自己也伏在了地上。

河村掏出槍，壓低身子，向公園的黑暗處摸過去。

見此情景，和田的腦子裏又浮現出筱原千惠子被害時的情景，他連忙說道：

「回來！太危險！」

也許不應當喊他。

「幹嘛？」

說著河村回過頭看了和田一眼，並自然而然地站了起來。

突然又響了第二聲槍聲，隨著子彈的劃過聲。河村的身子左右搖晃了一下，倒在了地上。

幸好河村警部補只是大腿受了傷。

子彈和在相模糊殺害筱原千惠子的一樣，是點二二口徑步槍子彈。

和田第二天去醫院探望河村，不料他卻十分精神。

「都因為我讓你負了傷，實在對不起。」

河村聽了這話後笑了笑，「看來目標是沖你的，不料擊中了我。大夫說一個星期我就可以走路了。我說凶手是沖你的。已經有了線索。」

「啊，有線索了？」

「是的。剛才淺草警署的人來過了，他們在隅田公園裏發現了兩只空彈殼。而且和相模糊發現的是一致的。」

「看來凶手是利用車燈瞄準我們的。相模糊也是在汽車旁出的事。」

「還有什麼？」

「別的暫時還想不出來，不過，在來的路上我想了這麼一件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河村警部補躺在床上盯著和田。

和田走近了床邊，拉了一把椅子坐在河村旁。

「被害的筱原千惠子和她叔叔的話有出入，但我認為她叔叔沒有說謊；看來千惠子說和親戚談過威脅的事是假的。」

「可她給你打電話時不是覺得她在發抖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這就不明白了，你再講下去。」

「是矛盾的。我覺得她受到威脅後，比起光找我，她應當先和親戚講這件事。但上個星期她去她叔叔家時卻沒有說，只聊了聊關於結婚的事。」

「是不是上個星期還沒有受到恐嚇？」

「也許吧。但打電話時她卻說自己被恐嚇一事有好多天了。就因為這個她才非要見我。」

河村不解地看著和田。

和田低下頭考慮了一會兒，突然眼睛一亮，「我覺得相模糊事件有兩點可疑。」

「你說說。」

「第一，她穿了件白西服，又戴了頂白帽子，以綠色為背景，反差非常明顯。要是心裏害怕的人怎麼會穿這麼顯眼的衣服？」

「那不是為了讓你好辨認嗎？」

「那也可以用別的方法嘛！比如去一家小吃店找一個位子也可以。」

「第二呢？」

「為什麼凶手在那時突然開槍？」

「這有什麼可奇怪的。」

「我從出入口下來時她早站在那裏了。而且那麼明顯地站在綠色之中，為什麼凶手不開槍，非等我走近了才開槍？是不是沖我來的？」

「你是說要殺的是你？」

「是啊。為什麼筱原千惠子給我打電話的事凶手會知道。因為調查沒有發現

電話有盜聽的跡象。而且即使知道是她給我打電話，要殺的是她，當然應當是瞄準她的了。」

「那倒是。」

「所以我認為這兩點應當重新考慮。」

「怎麼考慮？」

「要殺的不是筱原千惠子，會不會是我。」

「真的？」河村吃驚地瞪大了眼睛，「你為什麼這樣認為？」

「因為就像剛才說的那樣，我走近了筱原千惠子後才受到槍擊。而且她穿了一身十分顯眼的服裝顯然是爲了給凶手指目標。這不說明凶手的目標是我嗎？」

「關於這一點你有什麼線索？」

「只有一點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你問我為什麼從警視廳辭了職，那是三年前的事情了。那時在我逮捕暴力團 K 組的兩名骨幹分子時他們拒捕，從而引發了槍戰。」

「那件事我知道。他們開槍，流彈還誤擊死了一名平民。」

「對。但後來檢查了一下警方的槍，發現是我的槍打出的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啊，是真的。當時警方採取保密措施，對外仍然說是暴力團槍擊的。當時那個人喝醉了酒，是他命不好。但我由於受到內心譴責就辭了職。」

「死的人叫什麼？」

「叫日下部，是一名五十來歲的公司職員。」

「這件事後來傳出去了？」

「是的，不過是報社記者探聽到了什麼後寫成了記事報導出去了。」

「你認為這次槍擊與那個事件有關？」

「如果我是槍擊的目標就極有可能。」

「這樣一來，凶手就有線索了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是誰？」

「當時筱原千惠子打來電話時確實十分害怕，所以我認為當時凶手就在她身邊威脅著她。」

「讓她對你說她受到了威脅？」

「如果目標是我，她應當這樣說的。」

「這樣一來，凶手就利用她把你騙了出來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那凶手呢？」

「應當是那個人。」

「哪個人？」

河村警部補抬起頭，看著天花板思考了一會兒，然後「啊」了一聲點了點頭。

「不錯，是那個人！」

6

和田在昏暗的房間裏等著凶手的到來。

從走廊上傳來了腳步聲。這個腳步聲在門前停了下來。過了一會兒又傳來了「嘩啦嘩啦」開門鎖的聲音。

門開了，走廊上的亮光從半開的門縫中照了進來。

一個人影走了進來。有點醉了的樣子，步履蹣跚。這個人影伸出手，打開了房間的電燈。

「喂。」

和田坐在椅子上發出了聲音。

對方嚇了一跳，緊緊地盯著和田。

「片桐雪枝，還追殺我嗎？」

和田向這個人笑了笑，這個人頓時面色蒼白。

「你為什麼在這兒？」片桐雪枝低聲問道。

「從管理員那裏要來的鑰匙。」

「幹嘛不高興？你不是要殺我嗎？我送上門來了，省得你費勁兒。」

「你有一處失敗。我去‘騎士’俱樂部時問你，你說你聽筱原千惠子說過她被人恐嚇的話，和我從電話裏聽她說竟一點兒不差，這不令人懷疑嗎？」

「而且我調查了你的真名。日下部雪枝才是你的真名。我想這一下全都明白了。」

「是你殺死了我父親！」

「也許是。但如果在法庭上辯論的話，我們可以證明，當時日下部先生喝多了酒，根本不聽警察的勸阻，衝進了槍戰現場，已經無法避免了。」

「但我父親的確死了。」

「你要殺死我，卻殺死了筱原千惠子。你讓她穿了一身白衣服，她成為我的參照物。」

片桐雪枝默默不語。

和田站了起來，來到衣櫃旁，從裏面取出一支步槍。

「因為我不是警察了，所以不能逮捕你。我們一塊兒去警察那兒吧。你要是自首，我可以做你的證人，我會作有利於你的證詞。如果你要求我這樣的話。」

------(完)